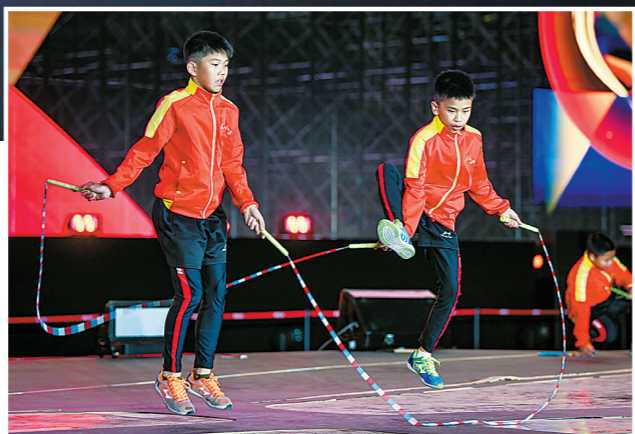


凯旋！ 金鸡闪耀广州塔 影人欢欣说豪情



七星小学跳绳队现场展绝技

“最佳儿童片”《点点星光》 七星小学跳绳队现场展绝技

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在刚刚结束的金鸡奖颁奖礼中，广州出品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获“最佳纪录/科教片”奖项，儿童励志电影《点点星光》获“最佳儿童片”奖项，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获“最佳戏曲片”提名奖。

在金鸡奖颁奖礼结束后，三部佳作的主创马不停蹄从厦门赶回广州。11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广州获奖作品创作分享会在广州海心沙亚运公园举行，主创们与广州观众分享获奖心情和创作点滴。



赖宣治

《点点星光》以广州花都七星小学跳绳队为真实原型，展现了花都七星小学的孩子“一根绳子改变命运”的经历。分享会当天，跳绳队的教练赖宣治老师以及七星小学跳绳队来到现场，见证电影的荣耀时刻。跳绳队带来一段精彩的花式跳绳表演，孩子们游刃有余地展现了多个高难度动作，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赖宣治在分享会上笑言：“昨晚刷朋友圈看到《点点星光》获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以为是朋友恶搞。”他回忆，影片拍摄过程非常辛苦，“每次拍摄都是在周五晚上，总要拍到凌晨三四点，而且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但无论是跳绳还是拍电影，孩子们都是赖宣治坚持下去的动力：“刚开始带着孩子们练跳绳的时候，我是个没有跳绳经验的‘菜鸟’，更一度想放弃。但看到孩子们都那么勤奋，我也坚持下来了。拍电影也是一样。”

跳绳改变了一群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地处花都偏远地带的七星小学。赖宣治表示：“现在学校变得非常漂亮，是跳绳创造了奇迹。作为老师，我希望带着孩子们做得更好，为国争光！”

影片导演谢德炬则在现场分享了一个好消息：《点点星光》将于明年1月正式上映，广大观众将可以在影院欣赏到这部广州出品的儿童片佳作。

《掬水月在手》是中国诗词大家叶嘉莹的唯一一部传记电影，由《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文学电影监制陈传兴执导，剧组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白先勇、席慕蓉、痲弦、宇文所安等文化界名人，将叶嘉莹先生的传奇一生娓娓道来。

今年是金鸡奖将科教片和纪录片“二合一”的第一年，《掬水月在手》出品人毛继鸿坦言竞争比往年更大。但他认为，《掬水月在手》为一部以4K技术拍摄的纪录片，在评选中具有技术优势。在毛继鸿看来，未来是一个数字创意时代，这对广州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和科技优势，真正实现广州的文化腾飞。”

除了技术优势，毛继鸿认为《掬水月在手》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叶嘉莹先生的人生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叶嘉莹先生所推崇的弱德之美给予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中国传统文化给世界树立一个典范，教会所有人淡定地面对未来。”

《掬水月在手》联合制片人徐薇则表示：“我们的电影只是一颗种子。在全国多个城市路演期间，我们的团队遇到无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不单是粉丝，更爱这部电影的启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作。”

《掬水月在手》出品人毛继鸿在分享会中同样谈到，广州此次荣获金鸡双奖，给予广大电影人和文化界人才以落户广州、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信心：“广州是一个特别适合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务实氛围为文化创作者加上了翅膀。”

广东电影光影培养多年，如今有望迎来起势腾飞、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去年，广东已有5部电影作品获金鸡百花电影节九项提名，今年则有《掬水月在手》《点点星光》双双折桂。明年，广东将有《中国医生》《扫黑行动》《生命水线》等多部重量级影片面世。

《掬水月在手》出品人毛继鸿在分享会中同样谈到，广州此次荣获金鸡双奖，给予广大电影人和文化界人才以落户广州、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信心：“广州是一个特别适合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务实氛围为文化创作者加上了翅膀。”

《掬水月在手》出品人毛继鸿在分享会中同样谈到，广州此次荣获金鸡双奖，给予广大电影人和文化界人才以落户广州、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信心：“广州是一个特别适合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务实氛围为文化创作者加上了翅膀。”

《掬水月在手》出品人毛继鸿在分享会中同样谈到，广州此次荣获金鸡双奖，给予广大电影人和文化界人才以落户广州、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信心：“广州是一个特别适合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务实氛围为文化创作者加上了翅膀。”

《掬水月在手》出品人毛继鸿在分享会中同样谈到，广州此次荣获金鸡双奖，给予广大电影人和文化界人才以落户广州、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信心：“广州是一个特别适合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务实氛围为文化创作者加上了翅膀。”



毛继鸿

“最佳纪录/科教片”《掬水月在手》 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树典范

为一部以4K技术拍摄的纪录片，在评选中具有技术优势。在毛继鸿看来，未来是一个数字创意时代，这对广州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和科技优势，真正实现广州的文化腾飞。”

除了技术优势，毛继鸿认为《掬水月在手》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叶嘉莹先生的人生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叶嘉莹先生所推崇的弱德之美给予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中国传统文化给世界树立一个典范，教会所有人淡定地面对未来。”

《掬水月在手》联合制片人徐薇则表示：“我们的电影只是一颗种子。在全国多个城市路演期间，我们的团队遇到无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不单是粉丝，更爱这部电影的启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作。”



徐斌

“最佳戏曲片”提名《刑场上的婚礼》 未来将有10部粤剧电影推出

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获得本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的提名奖。影片以现代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为蓝本，讲述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周文雍、陈铁军假扮夫妻进行革命活动，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但两人宁死不屈，以刑场为婚姻殿堂献身革命的历史故事。

电影制片人徐斌分享，《刑场上的婚礼》于2019年夏天在北京拍摄，整个拍摄过程男主角欧凯明瘦了20斤。徐斌坦言，他是怀着敬畏之心拍摄《刑场上的婚礼》：“这个故事是中国革命永恒的经典，我们怀着荣誉感和使命感，用粤剧这种岭南特色艺术形式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我们把这部现代粤剧的经典之作从舞台搬上了大银幕，感谢粤剧界各位老师的付出和支持。”

广州广播电视台台长崔颂东则透露，该平台正在开展粤剧电影工程，接下来将陆续推出10部粤剧电影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点点星光》和《刑场上的婚礼》均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电影工作室首批筹拍的影片。

解不开的结

□王鼎钧【美国】

听说古希腊留下一个用绳子打成的死结，很多名人专程去研究这个结，想亲手解开它，都失败了。亚历山大大帝前往察看，一剑劈开。

电影公司拍摄亚历山大帝生的生平，特别设计了这么一个结，绳子很粗，绳结也很大，绳结外面没有绳头，外观很好看，虽然我知道亚历山大帝会怎么做，当他一剑劈下去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

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说，中国古代的宋国也有这么两个结，国王悬赏征求解结的人，许多良工匠都来应征，没人成功。最后来了一位高手，他先把其中一个解开了，再去看第二个结，他对国王说：“前面第一个结是解不开的结，后面第二个结是解不开的结，既然解不开的结，就不要去解它。”

这两个故事谁先谁后，谁影响了谁，那是比较文学教授的兴趣。这两个故事的滋味谁酸谁甜，谁有参考价值，那是你我的兴趣。我觉得亚历山大并没有把结解开，他是把结劈开，这叫不对解，他一剑劈下去的时候，我想起“只知弯弓射大雕”。弟兄俩争产，为了一件瓷瓶相持不下，一怒

把瓷瓶砸了，每人分些破片，亚历山大的行为岂不类似？我们都听说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都说自己是孩子的生母，最后由所罗门王公断，那时候没有办法鉴定亲子关系，所罗门王声称要把孩子劈成两半，两个妇人各得一半，大家一听都傻了。

问题到了中国人手里另有一番谋算。原来“结”分两种，一种可以解开，一种不必解开，从电影上看，古希腊贤者留下的那个结，本是一件艺术品，不必解开，亚历山大多此一举。所罗门王要把孩子劈成两半，只是虚张恫吓，心理作战，这一点中国人很欣赏。若由中国的县大老爷主审，依中国旧时风俗，那孩子可以两家共有，他可以有二个父母，可以尽两份孝道，可以继承两份遗产，他生的孩子一个归这一家，一个归那一家。

中国人有一项手工艺，专门用丝线打结，称为中国结。这种专用的丝线比较粗，文言文称之为“绦”。中国结未必都是球形立体，也可以在平面上密集编织，组成各种形状，如果是两颗心，叫做同心结，中国诗人吟咏的题材。中国的家庭工艺品自成专门技能，复杂精巧，供女儿

家磨炼性情，消耗青春，成为“淑女”。深闺之中，“鸳鸯绣就凭君看”，“劝君莫结同心结，一结同心解不开”，也释放了多少爱情的幻想。这种同心结也是打不开的，象征从一而终，“结”就是目的，就是结果，并非过程、手段。这些结也都成了礼物，饰物，信物，最后成为文物。

中国有同心结，西方有“同心锁”。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有条河，有河就有桥，这座桥不准人车通行，专供世界各地的情侣流连，成为著名的情人桥。张至璋先生描述，情侣们都带来一把钢锁锁在桥两边的栏杆上，有些锁上还刻着两个人的名字，象征彼

此的爱情坚固永久，然后把钥匙丢进河中。只见千万把大锁叠叠累累色彩缤纷如同大桥结出来的果实，使人觉得锁比桥重。可是王曦、金十三的歌词说：“锁你，锁心，锁不住梦醒。”最后，爱情成为一把生了锈的锁，一颗爱情结晶，一种爱情结晶，这个结难分难解，亚历山大也无从下手。在亚历山大看来，同心结、情人锁都是雕虫小技，他以为挥剑劈开那个大结的时候，天下千万个小结都化成灰烬。他听不见旁边有人低声叨念：哀哉哀哉，你只见宝剑下去一结劈开，看不见宝剑举起一个更大的死结编起来！

开始挺纳闷。有一次，一只小鸟发现了我，它把脖子伸长了还是够不着我，飞走了。有一次，一头野猪发现了我，它用毛茸茸的大嘴拱了几下大石头，而石头一动不动，离开了。

论南国气候，还是深秋，但初冬的气色已经缭绕着整个荔园。约好的聚会拖到了晌午。园子里热气腾腾的汤菜已经上锅，香气已经随风四处飘散。土灶里的火苗烧得通红，沿着荔枝木，像个活泼的孩子跳动着往外冒烟，但始终只能绕着木头的身躯，它离不开木头，无论如何飞跃晃动都是挣不脱的。

土灶上，蒸笼炊具的缝隙里蒸汽奔腾，铝制的抽屉蒸格一张一闭，生的米浆进去，几分钟时间，熟的糯米条就出来了。英姐俊俏的巧手娴熟地卷绕起来，将那热气腾腾的一抽屉糯米条沿着四周用竹签割了一遍，在中间沿两边对边割了两次，拿着一片片子一割，便成卷状，放在盘子里，淋上事先兑好的酱料，一道简单而美味的家乡小吃就出炉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简单而美好的味道在小的时候哪一个阶段就记住了，它伴随我的整个青少年，直到它成为商品的时候，这种熟悉的味道就消失了。久远的味道，原汁原味。它在我的口腔里

揉摸我的舌头，直到把我的味蕾重新唤醒，复苏的味蕾牵动神经，所有的快乐因子被一齐调动，饱满的味觉享受足以使身心愉悦。当你吃到喜欢的食物时，阳光会格外美好，各种不愉快的东西会暂时忘记，世界一片和谐。

就如眼前的荔园，深秋的气息在穿梭，阳光穿过枝叶，散落一地斑驳的碎金，土灶里的烈火，蒸腾一团的炊烟，可触可感的生活，让一个在灶台边上忙碌的女人充满无穷的优雅。她一次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次次将蒸熟的糯米条卷起来，我在旁边等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她们为了这一顿能够满足我贪婪的味觉的美食来说要准备整整一个上午，还要在前一天夜里浸泡大米，清晨起来要磨米浆，米浆磨得越细，糯米条就越有韧劲，口感就会越好，甚至越耐储存。

在英姐换手的时候，我终于逮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卷起袖子接了盘子，但我没有那种手艺，从蒸盘上剥出的糯米条被我弄得面目全非。原来是打浆下盘的时候

盯上了我。幸运，我长在特别险峻的悬崖上，盗贼们多次没有得手。但是，我看周围一些大树兄弟被无情地砍伐，木屑飞溅，轰然倒地，沙尘蔽日。而我只能无助地旁观，默默地流泪。

志忑不安的日子何时到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对面的大石头上被刻上几个红色的醒目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伐木的悲鸣，只听到栽树造林的欢歌。

一颗小杉树，长成栋梁材。每天，与仿如哈达的白云交融，向湛蓝深邃的蓝天攀升，为勤劳勇敢的“柏沙”（藏语：小伙子）挡雨，为善良美丽的“柏穆”（藏语：姑娘）遮风，为远方的来客倾诉高原的动人故事。

经历千般苦，迎来新时代。在波密这方热土上，见证通麦天险变通途，万年冰川，千年桃花，藏王故里焕发新光。

在波密这方热土上，我，一株云杉，要继续茁壮，一百年太少，一千年不多，一万年不算长……

荔园裸条张 □许小鸣

揉得不均匀，米浆一静置就会沉淀，要用勺子搅动几下，再舀出来倒入蒸盘，再晃动蒸盘，使盘里的浆厚薄均匀，才能够成形。

荔园的主人琴姐，长得虽然不出彩，但却是个心灵手巧、操持这种美食经验丰富的女人。各种状况她都能够应对，糯米条不成形她就知道米浆太稠，要在锅里搅动几下。糯米条出锅破裂，她知道锅里的水太少了，要加水，百发百中。她将家乡最原始的传统各种食物制作的技法掌握到了极致，并发挥得炉火纯青。

乡下的这些姐姐们，她们并没有什么宏大志向，她们只是专心操持家务，在子女长大的时候偶尔凑上三五好友，各展手艺，把最拿手的东西贡献出来，大家开开心心过一个周末，没有把酒临风，没有感慨悲凉，简简单单，清清爽爽过日子。她们就像向日葵，尽管围着太阳转，但并未失去自己的美丽；她们更像蒲公英，随风降落，落在哪里都成为最美的风景，枯燥的日子在她们手里握着、捏着，过得饱满祥和。

我是波密的一棵云杉 □李伟成

我原来是波密的一颗云杉树。离地面五十多米高的杉树梢上，一个不起眼的杉果就是我的摇篮。可能是因为不起眼，鸚鵡和松鼠多次在我的摇篮前经过，却视若无睹。

十月金秋的一天，杉果“砰”的一声爆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我们的摇篮，漫天飞撒，好像一场种子雨。兄弟姐妹下落各有不同——有的掉到小溪里，随着水流到帕隆藏布江……有的掉到光秃秃的石头上，没有办法接触到土壤……有的掉到空旷的平地上，不小心成了小鸟的午餐……而我，落到一个大石头缝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开始挺纳闷。有一次，一只小鸟发现了我，它把脖子伸长了还是够不着我，飞走了。有一次，一头野猪发现了我，它用毛茸茸的大嘴拱了几下大石头，而石头一动不动，离开了。

论南国气候，还是深秋，但初冬的气色已经缭绕着整个荔园。约好的聚会拖到了晌午。园子里热气腾腾的汤菜已经上锅，香气已经随风四处飘散。土灶里的火苗烧得通红，沿着荔枝木，像个活泼的孩子跳动着往外冒烟，但始终只能绕着木头的身躯，它离不开木头，无论如何飞跃晃动都是挣不脱的。

土灶上，蒸笼炊具的缝隙里蒸汽奔腾，铝制的抽屉蒸格一张一闭，生的米浆进去，几分钟时间，熟的糯米条就出来了。英姐俊俏的巧手娴熟地卷绕起来，将那热气腾腾的一抽屉糯米条沿着四周用竹签割了一遍，在中间沿两边对边割了两次，拿着一片片子一割，便成卷状，放在盘子里，淋上事先兑好的酱料，一道简单而美味的家乡小吃就出炉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简单而美好的味道在小的时候哪一个阶段就记住了，它伴随我的整个青少年，直到它成为商品的时候，这种熟悉的味道就消失了。久远的味道，原汁原味。它在我的口腔里

揉摸我的舌头，直到把我的味蕾重新唤醒，复苏的味蕾牵动神经，所有的快乐因子被一齐调动，饱满的味觉享受足以使身心愉悦。当你吃到喜欢的食物时，阳光会格外美好，各种不愉快的东西会暂时忘记，世界一片和谐。

就如眼前的荔园，深秋的气息在穿梭，阳光穿过枝叶，散落一地斑驳的碎金，土灶里的烈火，蒸腾一团的炊烟，可触可感的生活，让一个在灶台边上忙碌的女人充满无穷的优雅。她一次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次次将蒸熟的糯米条卷起来，我在旁边等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她们为了这一顿能够满足我贪婪的味觉的美食来说要准备整整一个上午，还要在前一天夜里浸泡大米，清晨起来要磨米浆，米浆磨得越细，糯米条就越有韧劲，口感就会越好，甚至越耐储存。

在英姐换手的时候，我终于逮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卷起袖子接了盘子，但我没有那种手艺，从蒸盘上剥出的糯米条被我弄得面目全非。原来是打浆下盘的时候

盯上了我。幸运，我长在特别险峻的悬崖上，盗贼们多次没有得手。但是，我看周围一些大树兄弟被无情地砍伐，木屑飞溅，轰然倒地，沙尘蔽日。而我只能无助地旁观，默默地流泪。

志忑不安的日子何时到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对面的大石头上被刻上几个红色的醒目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伐木的悲鸣，只听到栽树造林的欢歌。

一颗小杉树，长成栋梁材。每天，与仿如哈达的白云交融，向湛蓝深邃的蓝天攀升，为勤劳勇敢的“柏沙”（藏语：小伙子）挡雨，为善良美丽的“柏穆”（藏语：姑娘）遮风，为远方的来客倾诉高原的动人故事。

经历千般苦，迎来新时代。在波密这方热土上，见证通麦天险变通途，万年冰川，千年桃花，藏王故里焕发新光。

在波密这方热土上，我，一株云杉，要继续茁壮，一百年太少，一千年不多，一万年不算长……

荔园裸条张 □许小鸣

揉得不均匀，米浆一静置就会沉淀，要用勺子搅动几下，再舀出来倒入蒸盘，再晃动蒸盘，使盘里的浆厚薄均匀，才能够成形。

荔园的主人琴姐，长得虽然不出彩，但却是个心灵手巧、操持这种美食经验丰富的女人。各种状况她都能够应对，糯米条不成形她就知道米浆太稠，要在锅里搅动几下。糯米条出锅破裂，她知道锅里的水太少了，要加水，百发百中。她将家乡最原始的传统各种食物制作的技法掌握到了极致，并发挥得炉火纯青。

乡下的这些姐姐们，她们并没有什么宏大志向，她们只是专心操持家务，在子女长大的时候偶尔凑上三五好友，各展手艺，把最拿手的东西贡献出来，大家开开心心过一个周末，没有把酒临风，没有感慨悲凉，简简单单，清清爽爽过日子。她们就像向日葵，尽管围着太阳转，但并未失去自己的美丽；她们更像蒲公英，随风降落，落在哪里都成为最美的风景，枯燥的日子在她们手里握着、捏着，过得饱满祥和。

我是波密的一棵云杉 □李伟成

我原来是波密的一颗云杉树。离地面五十多米高的杉树梢上，一个不起眼的杉果就是我的摇篮。可能是因为不起眼，鸚鵡和松鼠多次在我的摇篮前经过，却视若无睹。

十月金秋的一天，杉果“砰”的一声爆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我们的摇篮，漫天飞撒，好像一场种子雨。兄弟姐妹下落各有不同——有的掉到小溪里，随着水流到帕隆藏布江……有的掉到光秃秃的石头上，没有办法接触到土壤……有的掉到空旷的平地上，不小心成了小鸟的午餐……而我，落到一个大石头缝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开始挺纳闷。有一次，一只小鸟发现了我，它把脖子伸长了还是够不着我，飞走了。有一次，一头野猪发现了我，它用毛茸茸的大嘴拱了几下大石头，而石头一动不动，离开了。

论南国气候，还是深秋，但初冬的气色已经缭绕着整个荔园。约好的聚会拖到了晌午。园子里热气腾腾的汤菜已经上锅，香气已经随风四处飘散。土灶里的火苗烧得通红，沿着荔枝木，像个活泼的孩子跳动着往外冒烟，但始终只能绕着木头的身躯，它离不开木头，无论如何飞跃晃动都是挣不脱的。

土灶上，蒸笼炊具的缝隙里蒸汽奔腾，铝制的抽屉蒸格一张一闭，生的米浆进去，几分钟时间，熟的糯米条就出来了。英姐俊俏的巧手娴熟地卷绕起来，将那热气腾腾的一抽屉糯米条沿着四周用竹签割了一遍，在中间沿两边对边割了两次，拿着一片片子一割，便成卷状，放在盘子里，淋上事先兑好的酱料，一道简单而美味的家乡小吃就出炉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简单而美好的味道在小的时候哪一个阶段就记住了，它伴随我的整个青少年，直到它成为商品的时候，这种熟悉的味道就消失了。久远的味道，原汁原味。它在我的口腔里

揉摸我的舌头，直到把我的味蕾重新唤醒，复苏的味蕾牵动神经，所有的快乐因子被一齐调动，饱满的味觉享受足以使身心愉悦。当你吃到喜欢的食物时，阳光会格外美好，各种不愉快的东西会暂时忘记，世界一片和谐。

就如眼前的荔园，深秋的气息在穿梭，阳光穿过枝叶，散落一地斑驳的碎金，土灶里的烈火，蒸腾一团的炊烟，可触可感的生活，让一个在灶台边上忙碌的女人充满无穷的优雅。她一次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次次将蒸熟的糯米条卷起来，我在旁边等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她们为了这一顿能够满足我贪婪的味觉的美食来说要准备整整一个上午，还要在前一天夜里浸泡大米，清晨起来要磨米浆，米浆磨得越细，糯米条就越有韧劲，口感就会越好，甚至越耐储存。

在英姐换手的时候，我终于逮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卷起袖子接了盘子，但我没有那种手艺，从蒸盘上剥出的糯米条被我弄得面目全非。原来是打浆下盘的时候

盯上了我。幸运，我长在特别险峻的悬崖上，盗贼们多次没有得手。但是，我看周围一些大树兄弟被无情地砍伐，木屑飞溅，轰然倒地，沙尘蔽日。而我只能无助地旁观，默默地流泪。

志忑不安的日子何时到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对面的大石头上被刻上几个红色的醒目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伐木的悲鸣，只听到栽树造林的欢歌。

一颗小杉树，长成栋梁材。每天，与仿如哈达的白云交融，向湛蓝深邃的蓝天攀升，为勤劳勇敢的“柏沙”（藏语：小伙子）挡雨，为善良美丽的“柏穆”（藏语：姑娘）遮风，为远方的来客倾诉高原的动人故事。

经历千般苦，迎来新时代。在波密这方热土上，见证通麦天险变通途，万年冰川，千年桃花，藏王故里焕发新光。

在波密这方热土上，我，一株云杉，要继续茁壮，一百年太少，一千年不多，一万年不算长……

荔园裸条张 □许小鸣

揉得不均匀，米浆一静置就会沉淀，要用勺子搅动几下，再舀出来倒入蒸盘，再晃动蒸盘，使盘里的浆厚薄均匀，才能够成形。

荔园的主人琴姐，长得虽然不出彩，但却是个心灵手巧、操持这种美食经验丰富的女人。各种状况她都能够应对，糯米条不成形她就知道米浆太稠，要在锅里搅动几下。糯米条出锅破裂，她知道锅里的水太少了，要加水，百发百中。她将家乡最原始的传统各种食物制作的技法掌握到了极致，并发挥得炉火纯青。

乡下的这些姐姐们，她们并没有什么宏大志向，她们只是专心操持家务，在子女长大的时候偶尔凑上三五好友，各展手艺，把最拿手的东西贡献出来，大家开开心心过一个周末，没有把酒临风，没有感慨悲凉，简简单单，清清爽爽过日子。她们就像向日葵，尽管围着太阳转，但并未失去自己的美丽；她们更像蒲公英，随风降落，落在哪里都成为最美的风景，枯燥的日子在她们手里握着、捏着，过得饱满祥和。

我是波密的一棵云杉 □李伟成

我原来是波密的一颗云杉树。离地面五十多米高的杉树梢上，一个不起眼的杉果就是我的摇篮。可能是因为不起眼，鸚鵡和松鼠多次在我的摇篮前经过，却视若无睹。

十月金秋的一天，杉果“砰”的一声爆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我们的摇篮，漫天飞撒，好像一场种子雨。兄弟姐妹下落各有不同——有的掉到小溪里，随着水流到帕隆藏布江……有的掉到光秃秃的石头上，没有办法接触到土壤……有的掉到空旷的平地上，不小心成了小鸟的午餐……而我，落到一个大石头缝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开始挺纳闷。有一次，一只小鸟发现了我，它把脖子伸长了还是够不着我，飞走了。有一次，一头野猪发现了我，它用毛茸茸的大嘴拱了几下大石头，而石头一动不动，离开了。

论南国气候，还是深秋，但初冬的气色已经缭绕着整个荔园。约好的聚会拖到了晌午。园子里热气腾腾的汤菜已经上锅，香气已经随风四处飘散。土灶里的火苗烧得通红，沿着荔枝木，像个活泼的孩子跳动着往外冒烟，但始终只能绕着木头的身躯，它离不开木头，无论如何飞跃晃动都是挣不脱的。

土灶上，蒸笼炊具的缝隙里蒸汽奔腾，铝制的抽屉蒸格一张一闭，生的米浆进去，几分钟时间，熟的糯米条就出来了。英姐俊俏的巧手娴熟地卷绕起来，将那热气腾腾的一抽屉糯米条沿着四周用竹签割了一遍，在中间沿两边对边割了两次，拿着一片片子一割，便成卷状，放在盘子里，淋上事先兑好的酱料，一道简单而美味的家乡小吃就出炉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简单而美好的味道在小的时候哪一个阶段就记住了，它伴随我的整个青少年，直到它成为商品的时候，这种熟悉的味道就消失了。久远的味道，原汁原味。它在我的口腔里

揉摸我的舌头，直到把我的味蕾重新唤醒，复苏的味蕾牵动神经，所有的快乐因子被一齐调动，饱满的味觉享受足以使身心愉悦。当你吃到喜欢的食物时，阳光会格外美好，各种不愉快的东西会暂时忘记，世界一片和谐。

就如眼前的荔园，深秋的气息在穿梭，阳光穿过枝叶，散落一地斑驳的碎金，土灶里的烈火，蒸腾一团的炊烟，可触可感的生活，让一个在灶台边上忙碌的女人充满无穷的优雅。她一次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次次将蒸熟的糯米条卷起来，我在旁边等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她们为了这一顿能够满足我贪婪的味觉的美食来说要准备整整一个上午，还要在前一天夜里浸泡大米，清晨起来要磨米浆，米浆磨得越细，糯米条就越有韧劲，口感就会越好，甚至越耐储存。

在英姐换手的时候，我终于逮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卷起袖子接了盘子，但我没有那种手艺，从蒸盘上剥出的糯米条被我弄得面目全非。原来是打浆下盘的时候

盯上了我。幸运，我长在特别险峻的悬崖上，盗贼们多次没有得手。但是，我看周围一些大树兄弟被无情地砍伐，木屑飞溅，轰然倒地，沙尘蔽日。而我只能无助地旁观，默默地流泪。

志忑不安的日子何时到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对面的大石头上被刻上几个红色的醒目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伐木的悲鸣，只听到栽树造林的欢歌。

一颗小杉树，长成栋梁材。每天，与仿如哈达的白云交融，向湛蓝深邃的蓝天攀升，为勤劳勇敢的“柏沙”（藏语：小伙子）挡雨，为善良美丽的“柏穆”（藏语：姑娘）遮风，为远方的来客倾诉高原的动人故事。

经历千般苦，迎来新时代。在波密这方热土上，见证通麦天险变通途，万年冰川，千年桃花，藏王故里焕发新光。

在波密这方热土上，我，一株云杉，要继续茁壮，一百年太少，一千年不多，一万年不算长……

荔园裸条张 □许小鸣

揉得不均匀，米浆一静置就会沉淀，要用勺子搅动几下，再舀出来倒入蒸盘，再晃动蒸盘，使盘里的浆厚薄均匀，才能够成形。

荔园的主人琴姐，长得虽然不出彩，但却是个心灵手巧、操持这种美食经验丰富的女人。各种状况她都能够应对，糯米条不成形她就知道米浆太稠，要在锅里搅动几下。糯米条出锅破裂，她知道锅里的水太少了，要加水，百发百中。她将家乡最原始的传统各种食物制作的技法掌握到了极致，并发挥得炉火纯青。

乡下的这些姐姐们，她们并没有什么宏大志向，她们只是专心操持家务，在子女长大的时候偶尔凑上三五好友，各展手艺，把最拿手的东西贡献出来，大家开开心心过一个周末，没有把酒临风，没有感慨悲凉，简简单单，清清爽爽过日子。她们就像向日葵，尽管围着太阳转，但并未失去自己的美丽；她们更像蒲公英，随风降落，落在哪里都成为最美的风景，枯燥的日子在她们手里握着、捏着，过得饱满祥和。

我是波密的一棵云杉 □李伟成

我原来是波密的一颗云杉树。离地面五十多米高的杉树梢上，一个不起眼的杉果就是我的摇篮。可能是因为不起眼，鸚鵡和松鼠多次在我的摇篮前经过，却视若无睹。

十月金秋的一天，杉果“砰”的一声爆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我们的摇篮，漫天飞撒，好像一场种子雨。兄弟姐妹下落各有不同——有的掉到小溪里，随着水流到帕隆藏布江……有的掉到光秃秃的石头上，没有办法接触到土壤……有的掉到空旷的平地上，不小心成了小鸟的午餐……而我，落到一个大石头缝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开始挺纳闷。有一次，一只小鸟发现了我，它把脖子伸长了还是够不着我，飞走了。有一次，一头野猪发现了我，它用毛茸茸的大嘴拱了几下大石头，而石头一动不动，离开了。

论南国气候，还是深秋，但初冬的气色已经缭绕着整个荔园。约好的聚会拖到了晌午。园子里热气腾腾的汤菜已经上锅，香气已经随风四处飘散。土灶里的火苗烧得通红，沿着荔枝木，像个活泼的孩子跳动着往外冒烟，但始终只能绕着木头的身躯，它离不开木头，无论如何飞跃晃动都是挣不脱的。

土灶上，蒸笼炊具的缝隙里蒸汽奔腾，铝制的抽屉蒸格一张一闭，生的米浆进去，几分钟时间，熟的糯米条就出来了。英姐俊俏的巧手娴熟地卷绕起来，将那热气腾腾的一抽屉糯米条沿着四周用竹签割了一遍，在中间沿两边对边割了两次，拿着一片片子一割，便成卷状，放在盘子里，淋上事先兑好的酱料，一道简单而美味的家乡小吃就出炉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简单而美好的味道在小的时候哪一个阶段就记住了，它伴随我的整个青少年，直到它成为商品的时候，这种熟悉的味道就消失了。久远的味道，原汁原味。它在我的口腔里

揉摸我的舌头，直到把我的味蕾重新唤醒，复苏的味蕾牵动神经，所有的快乐因子被一齐调动，饱满的味觉享受足以使身心愉悦。当你吃到喜欢的食物时，阳光会格外美好，各种不愉快的东西会暂时忘记，世界一片和谐。

就如眼前的荔园，深秋的气息在穿梭，阳光穿过枝叶，散落一地斑驳的碎金，土灶里的烈火，蒸腾一团的炊烟，可触可感的生活，让一个在灶台边上忙碌的女人充满无穷的优雅。她一次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次次将蒸熟的糯米条卷起来，我在旁边等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她们为了这一顿能够满足我贪婪的味觉的美食来说要准备整整一个上午，还要在前一天夜里浸泡大米，清晨起来要磨米浆，米浆磨得越细，糯米条就越有韧劲，口感就会越好，甚至越耐储存。

在英姐换手的时候，我终于逮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卷起袖子接了盘子，但我没有那种手艺，从蒸盘上剥出的糯米条被我弄得面目全非。原来是打浆下盘的时候

盯上了我。幸运，我长在特别险峻的悬崖上，盗贼们多次没有得手。但是，我看周围一些大树兄弟被无情地砍伐，木屑飞溅，轰然倒地，沙尘蔽日。而我只能无助地旁观，默默地流泪。

志忑不安的日子何时到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对面的大石头上被刻上几个红色的醒目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伐木的悲鸣，只听到栽树造林的欢歌。

一颗小杉树，长成栋梁材。每天，